

2008 北京奧運的人權論述建構

黃義杰

*Leiden University College The Hague, Leiden University
PO Box 13228 2501 EE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摘要

本文深入探討京奧，視其為鼓勵當今國際社會談論人權和參與人權論述擴散的場域。在京奧籌備和舉行期間，某些特定的人權觀念受到突顯，同時也壓抑了其他的觀念。本文旨在展現不同政治力之間在人權論述場域中的相互競爭、衝突與合作；他們全都在談論、或看似談論人權，並試圖賦予「人權」一詞特定意涵。本文透過對那些持有不同立場者的陳述、發言和行動分析，檢視其話語，以便理解人權話語是如何交會與競合，從而產生特定的人權觀念。

關鍵詞：人權，北京奧運，西藏，論述分析

The Discursive Constitution of Human Rights at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

YIH-JYE HWANG

*Leiden University College The Hague, Leiden University
PO Box 13228 2501 EE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Beijing Olympics as a contemporary event that incited peopl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discuss human rights and engage in the discursive proliferation of human rights. China experienced three waves of this discursive prolifer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2008: firstly, through anger at foreigners over Tibet during the torch relay; secondly, in grief after the Sichuan earthquake; and thirdly, in pride at the successful games. Certain conceptions of human rights were brought to the fore during these three period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mpeting discourses over human rights among different political forces, such a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groups, pro-Tibetan independence groups,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l speak, or appear to be speaking, of the same subject--human rights. The sentiments expressed subsequently support the formulation of particular human rights concepts.

Key Words: human rights, Beijing Olympics, Tibet, discourse analysis

一、前言

張丹紅，一位在德國之聲擔任編輯的中國女性，於北京奧運（京奧）開幕四天前在媒體發表評論，她說：「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人權宣言第三條方面的貢獻，比世界上任何政治力量都要大。」在此，她指的是中國當局讓超過四億人民脫離貧窮。然而，這段評論受到來自德國社會及一些海外華人社團的強烈抨擊，他們批評張丹紅向人權紀錄不佳的共黨政權獻媚。數日後，張丹紅被停職。然而，這個處分引起同等強烈的反彈。一群德國漢學家連署請願，要求該廣播電台恢復張丹紅的職務。中國境內許多人也表達對張丹紅的同情，指控滿嘴言論自由、人權口號的西方社會偽善。張丹紅的案例，一方面可以理解為北京對內所主導「西方言論自由的偽善」論述的成功案例¹，另一方面，它也顯示了在北京主辦2008年奧林匹克運動會時，中國和西方之間不同人權觀念之間的衝突。後者正是本文關注的主題。

主辦一場現代化奧運是中國百年的夢想（Brownell, 2008）。中國以舉辦一場令世人難忘的體育盛事為目標，提出了「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口號，並專注於「綠色奧運」、「科技奧運」和「人文奧運」。京奧同時也意在向世界呈現新的國家形象：中國人民生活品質的進步，以及隨之大幅改善的人權紀錄²。然而，國際社會許多團體也亟欲利用奧運來引起世人對中國諸多政治／人權議題的關注：他們認為在京奧運準備與舉辦期間，國際社會有機會向北京施壓，迫其讓步。在這個意義上，奧運會不只是運動員競賽的實體場所，更成為一個論述的空間戰場；不同立場、形式和組織的多種政治力，在權力關係的場域中相互競爭、作用以及交會³。本文旨在討論京奧期間以「人權」為主題，不同

政治力之間相互的爭戰、衝突與對峙。

「人權」觀念常指人類全體有權享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現今思想普遍認為人只因生而為人，便擁有某些政治、公民、社會及文化權利⁴。這些權利與自由因而被視為是天賦的、理所當然的。有些人更進一步延伸此立論，主張國際社會必須採取行動，確保人類全體在該些權利受到侵害時能重新取回應得的權利（Brown, 2002, pp. 115-116）。然而，若是我們順著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提出的思想脈絡——亦即，當我們認為世界上堅不可摧、理所當然、確信的一切事物，在仔細檢核之下其實都是出於偶然和隨機——權利的「天賦」性質便會受到質疑。在《道德系譜學》中，尼采批判了世人視為理所當然的道德觀念。他質疑：「人在什麼情況下創造出善與惡的價值判斷？而他們自身抱持什麼價值觀？」（Nietzsche, 1994/2000, p. 5）。對尼采而言，鑽研道德所需的是對價值觀的再次評價；換言之，這些價值觀自身的價值必須受到質疑。在此尼采告訴我們的是：「真理」的觀念本身是一種在特殊情況下的建構物。

在尼采的啟發之下，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注意到所謂「真理」的論述建構性本質（Foucault, 1980）。根據傅柯的思想，「真理」（或其他形式的社會實體）本身即為一種論述建構的形式。當我們「談到」一個客體（或主體）時⁵，該客體會形成我們「論述行為」的產物。換言之，論述會「有系統地形成他們所談的客體」（Foucault, 1972, p. 49）。「論述」一詞在一般理解下意指「一種有條理或理性的言談或書寫本體」（*Penguin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Discourse*）。然而，傅柯為「論述」一詞開展了更廣泛的意

¹ 此案經中共官方媒體操作，成功地將西方對中國的人權批評打為「反華勢力的攻勢」。

² 關於京奧相關研究，學者多將其焦點放在奧運與民族主義、外交軟實力、經濟發展、現代性與體育發展的相關性上。有關民族主義部份，參見：Dong (2005)；Xu (2008)。有關外交軟實力部份，參見：Cull (2008)；Smith (2007)；Wang (2008)。有關經濟發展部份，參見：趙永祥 (2007)；Tomlinson (2008)。有關現代性部份，參見：Collins (2008)；Humphreys & Finlay (2008)。有關體育發展部份，參見：任海 (2008)；鄭皓維、陳金盈 (2008)。

³ 近代奧運多涉及政治，經常為學者所提及的包括：1932年柏林奧運、1968年墨西哥奧運、1972年慕尼黑奧運、冷戰期間美蘇角力下的1980年莫斯科奧運與1984年洛杉磯奧運，以及1988年首爾奧運。有關奧運與政治的一般性研究，參見：Hoberman (1986)；Senn (1999)。有關柏林奧運，參見：Hart-Davis (1986)；Kruger & Murray (2003)；Walters (2006)。有關墨西哥奧運，參見：Bass (2002)；Hartmann (2004)。

有關慕尼黑奧運，參見：Schiller & Young (2010)。有關冷戰期間的奧運與政治，參見：Sarantakes (2010)；Wagg & Andrews (2006)。有關首爾奧運，參見：Pound (1994)。

⁴ 關於「人權」概念的闡釋，學界一般將其區別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關注公民和政治權利，其闡釋主要是依據聯合國大會所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中第2至21條，以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此一階段羅列了一系列的權利與自由，包括：不受任意逮捕、拘役或放逐的自由、發表意見的自由，結社和集會的自由等等。第二個階段關注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其主要是依據《世界人權宣言》中第22至27條，以及之後所通過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其列舉的權利包括工作權、受教育權、享受適當生活水準權等等。第三階段關注「集體人權」（solidarity rights）。它要求各族群、民族和國家間相互平等、彼此享受均等的發展機會，同時也強調不同「人民」的自決權利。這個階段主要是依據1981年非洲團結組織所通過的《非洲人權憲章》以及1993年世界人權大會所通過《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

⁵ 傅柯在其作品中交替使用客體與主體一詞。

義。他認為「論述」在本質上是多元、破碎和異質的；它是一個包含語言和非語言（例如影像或聲音）行為的實踐（practice），也是一個包含話語和行動（即所謂的社會實踐）運作的場域⁶。由此，當我們爭辯一個客體是建構於論述之中，「論述」一詞即意指一個話語與行動分散的場域（a domain of dispersion），其中包含多種語言和非語言行為；它是多種話語和社會實踐交會、糾結之處（Foucault, pp. 31-9）。對傅柯而言，社會實體只存在於論述中，存在於自身之外，存在於話語及社會實踐中 — 存在於萬物存在之所在。

此外，傅柯也表明，論述涉及一連串複雜的運作與實踐，讓某些特定陳述、發言和行為保持流通，同時也湮沒其他陳述、發言和行為（Foucault, 1972, pp. 215-229; McNay, 2005, pp. 74-76）。人們無法只是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語言和行動的使用是有限制的。那一連串複雜的運作與實踐牽涉到權力的運作，因而暗示著排外與收編。實際上，只有某些特定論述在社會上傳播散佈，也因此只有某些特定形式的客體／主體成形。「真理」，雖普遍被視為完整且絕對，但實際上卻是有限、偶然與隨機的。真理絕非天賦，而是偶然隨機產生的「社會－歷史」建構物。因此，傅柯提出要「反轉」所謂我們相信的「真理」，以及要從其外在實踐（exterior practices）來鑽研「真理」的主張（Foucault, p. 229）。

順著尼采與傅柯的思想脈絡，本文認為「人權」觀念的探討應從其外在實踐分析，而非尋求其內隱藏的核心意義。本文主張：世上不存在稱為「人權」之物，而「人權」也非單一物，人權受限於不同的實踐—人們的言談和行動。換言之，「人權」的形成端賴各種不同的實踐，每一次實踐皆賦予「人權」某些特殊意涵與內容；而此建構過程並不只是單向進行，人權的特殊論述反過來促成某些（不）行動，支持、強化，抑或打壓其他的言談或行動。因此，人權的觀念存在於特定的社會脈絡與權力關係之中。就此層面而言，「人權」應被視為動態流動而非靜止的價值。它的意涵是游移不定、受延緩的，從未有最終或固定的意義，而每一個「佇立點」

皆是任意、偶然，且隱含特定的權力關係。簡言之，「人權」不存在其建構過程之外，只存在於論述中；它的價值並非天賦而得，而是存在於人們話語和行動的實踐之中。

因此，本文嘗試提供一個人權系譜學的研究。系譜學方法一般理解為一種研究家族或部族傳承關係的人類學方法，它通常用來梳理家族或部族的血緣、文化親屬關係結構。尼采首先將系譜學引進哲學領域，以使用來指出「道德成見的多重起源」（the decent of our moral prejudices）（Nietzsche, 1994/2000, p. 4）。傅柯在其論文「尼采，系譜學，歷史」一文中，進一步闡述了系譜學方法：

系譜學不打算裝腔作勢地回到過去，搶救破碎斷裂的連續性……相反的，

系譜學遵循著譜系的複雜軌跡，維繫逝去事物的散佈狀態，不斷以意外、衍生、錯誤、誤評或錯估來定義那些對我們而言有意義的事物。（Foucault, 1977, p. 146）

換言之，在傅柯的理解裡，「真理」並未具有隱藏的核心意義，它只存在於外在的實踐。

本文深入探討京奧，視其為鼓勵當今國際社會談論「人權」和擴散人權論述的場域／事件。中國在 2008 年間歷經三段人權論述的增加擴散：第一，是聖火傳遞期間國際社會因西藏問題對中國的抗議；第二，是四川大地震後的悲傷；第三，是對運動會成功的驕傲。這三段時期，某些特定的人權觀念被突顯了，同時也壓抑了其他觀念。本文旨在展現不同政治力之間 — 包括國際人權團體、支持西藏獨立團體、中國政府、及中國網民 — 在人權論述中的相互競爭、衝突與合作。他們全都在談論、或至少看似談論一件相同的事，亦即：「人權」，並試圖定義人權一詞，或將其概念化。本文將透過分析檢視前述政治力中持有不同立場者的發言和行動，試著理解這些人權論述如何交會與競合，從而產出不同的人權觀念。

特別要聲明的是：本文並未嘗試提出一個關於人權的價值判斷，亦即：哪些人權觀是良善的，哪些是不良善的。本文所關注的是「人權觀念如何形成」這個議題。因此，在方法論上，本文不斷地將人權概念「問題化」。從這個角度來說，本文意在對既有人權概念不斷反省，思考權力流動對人權概念的影響力，讓無以發聲的歷史找到一個發言的管道。在此脈絡下，本文並未意圖揚棄人權觀念。承認人權的論述性本質並不必然要放棄人權觀念。理查·羅遜（Richard

⁶ 對許多後結構主義者而言，話語實踐和社會實踐的區別是高度模糊且具交換性的。如同 Laclau 與 Mouffe 所言：任何社會實踐都有話語的面向；而任何話語實踐也都都有其物質基礎。在此脈絡下，區別話語實踐和社會實踐是沒有意義與必要的（Laclau & Mouffe, 1985, pp. 107-108）。

Rorty) 即主張人權沒有基礎，它應在實用場域上獲得保衛和提倡 (Rorty, 1993)。簡言之，本文認為人權問題不再只是一個亞洲國家要否接受人權的問題；也並非一如「亞洲價值」論戰中部份論者所言，人權僅是「西方觀念」的問題⁷；人權問題是「我們賦予人權的意義是什麼」的問題—由誰定義，如何定義。

在下節中，本文將逐一說明在聖火傳遞、地震及運動會期間，不同論述如何彼此競爭。在結論部份提出：「人權」的論述建構式本質並不必然推得人權是虛構體的結論；更確切地說，「人權」是一個需要在論述場域中—也就是人的談話和行動內容之中—強化、實質化和促成的觀念。

二、自治權：聖火傳遞期間的人權觀念

2008年3月10日是西藏1959年抵抗中國統治起義失敗的四十九周年紀念日，當天在拉薩和西藏其他地區發生一連串抗議北京的遊行。遊行活動初期尚稱和平，但三天後卻迅速轉為暴力。3月14日，在拉薩的遊行變成暴動，抗議民眾開始攻擊主要為漢人的平民。北京隨後派軍警入藏，陣壓抗議活動。那場暴動導致眾多平民喪生。正當中國籌備京奧之際，西藏暴動對中國而言如芒刺在背，特別是聖火傳遞正緊接著西藏騷動之後，西藏議題遂成為國際社會最為關注的一個議題。

中國於2008年3月31日在天安門廣場上舉行聖火傳遞啟動儀式，中國官方讚其為「和諧之旅」。事實卻不然。國際聖火傳遞自雅典出發後在各地引發一連串的激烈抗議，抗議群眾在許多城市中斷了聖火的傳遞，特別是在倫敦、巴黎和舊金山。西方許多國家領袖也表達其對北京的憤慨，揚言要抵制奧運開幕式。在此期間，數個人權觀念受到闡明⁸。由流亡藏人及同情西藏人士鼓吹的「集體自治權」，特別得到突顯。這個論調本文稱之為西藏話語，其主張為集體自治權是基本權利中最根本的權利。

⁷ 1990年間有所謂「亞洲價值」論述，並在國際人權領域引起廣泛的爭論。該論述的起源主要是一些包括新加坡、中國在內亞洲國家，於1993年在曼谷為當年於維也納召開的聯合國人權大會準備會議上，共同簽署了一份〈曼谷政府宣言〉。該宣言認為國際人權建制應將各國不同的發展程度納入考量，並且尊重各國獨特的歷史、文化與宗教背景。一些支持該論述的國家代表和學者進一步批評現今國際人權建制很大程度上由西方社會（或價值）所把持。關於「亞洲價值」辯論，參見：Bauer & Bell (1999)；Jacobsen & Bruun (2000)；Tang (1994)。

⁸ 本文在下列各節中，將依序分析在京奧其間受凸顯的各種人權論述，諸如人身安全權，發展權等。

首先，在西藏話語裡，西藏是一個擁有自身傳統、語言、文化和宗教等的民族，西藏人民生來固有的權利在中國「殖民」統治下受到侵害。特別是由於大量漢人移居的關係，藏人在自身土地上數量已遠不及漢人，眾多藏人因此被迫沿用西藏境內多數人口—漢民族—的群體規範，西藏特有文化和認同遂漸漸式微。根據該話語，這是一種「文化滅絕」，最終達成將原住民在文化、社會、經濟和政治上邊緣化的目的。因此，藏人有權以保存自身文化和特有認同的名義，抗拒中國統治。此「人權」的觀念在西藏精神領袖，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於西藏抗暴四十九周年紀念日發表的陳述中得到明確的闡述。賴賴喇嘛在該陳述中提出：

目前的西藏，由於中國政府（的）遂漸漸式微。根據該話語，這是一種「文化滅絕」，最終達成將原住民在文化、社會、經濟和政治上邊緣化的徵的語言文字、傳統習慣等日趨消失，從而正在無聲中被大民族所同化。（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官方國際華文網站，2008）

在此話語中，附屬於固有的權利包含語言、文化和宗教權。就語言權而言，藏語是藏人間日常溝通的主要工具，西藏的歷史、文學、宗教與科學作品也皆以藏文寫成，因此使用及發展藏語的自由需要保護。就文化權而言，藏族特有的文化遺產和傳統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脅且正逐漸消失中，因此需要特別的維護。就宗教權而言，佛教對藏人來說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生活形態，且與藏人的認同密切關連。因此，北京不應干涉其宗教活動和傳統，包含信仰或朝拜形式的自由（The Official Website of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CTA], 2008）。

此外，在西藏話語中，經濟權也受到重視。西藏高原蘊藏未經人類開採的豐富天然資源，包含礦物、林礦、水資源等。雖然北京實行的多項發展計畫已為原住民帶來利益（例如，西部大開發或青藏鐵路），但是許多藏人相信漢人從發展中獲利更多。如同一家英國報社報導指出：「經過多年經濟成長後，某些當地藏人的生活可能已經改善，但他們認為漢族移民是利用西藏資源，過比藏人更好的生活。」（Observer, March 16, 2008）。在此脈絡下，「發展」對藏人來說，變成無情剝削和祖傳土地的喪失。就藏人看來，土地所有權是經濟活動的基礎；因此，唯有當地原住民才有權取得法定許可去規劃和執行發展計畫，才有權自該發展中得利（CTA, 2008）。

因為集體錯誤已鑄成，適切的解決方案是集體補救。由達賴喇嘛支持和鼓吹的方法是西藏的「真正自治」。達賴喇嘛經年提倡他所謂的「中道路線」—西藏人接受中國主權以換取真正的自治。達賴喇嘛和其支持者認為藏族文化和認同只能由藏人自身來保存和復興，而非藉由他人之手。因此，在藏人居住地執行藏人自治權是絕對與必要的。此解決方案詳細闡述於 2008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5 日舉行的第八回漢藏會談期間由西藏流亡政府提出的備忘錄中⁹。達賴喇嘛對「真正自治」的立場可簡述如下：

第一，藏族民族的同一性必須獲得承認。該備忘錄寫道：「……西藏民族具有同一的民族屬性是不爭的事實」（CTA, 2008）。第二，該備忘錄提到「現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賦予自治地位的所有藏族地區，需要納入統一的自治管理範圍內」的必要性（CTA）。1949 年以前，西藏由烏昌（U-Tsang）、安多（Amdo）和康（Kham）三省組成，而現今受切割並由中國不同省份管理。所謂的「藏族自治區」建立於 1965 年，土地面積小於西藏陸域的一半，人口僅有西藏族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一。因此，西藏民族自治區域的疆界必須重劃，需納入現存藏族自治區及其他素有藏族人居住的區域。第三，須有對其他民族—主要是漢族—移居至西藏的限制。該備忘錄寫道：

允許甚至鼓勵漢族或其他民族人口……的大規模遷移，從根本上違背了民族區域自治的目的和理念。由於人口遷移所帶來的人口結構變化，將使藏漢民族的團結或統一無從談起，取而代之的是西藏的民族特性和獨特文化的日漸滅亡，藏民族也會消失在漢民族當中。（CTA, 2008）

最後，「真正自治」的實行必須包括藏人創建自身政府的權利，該政府有權針對管轄區域境內所有事務進行獨立立法、決策和施行決策。北京在未經西藏地區政府同意的情況下，不得改變該自治的基本形態。

相對於達賴喇嘛的立場，由許多流亡藏人團體所鼓吹的一當中最著名的是西藏青年會（藏青會，Tibetan Youth Congress [TYC]）¹⁰—則是朝更為激進的目標前進，籲求西藏的政治獨立。其立場在京奧籌備及賽事進行期間的一連串抗議中顯而易見。眾多抗爭活動之一，是由藏青會在新德里

於 2008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24 日發起，名為「為西藏無限期絕食—無水無食」的活動。

那場絕食抗議始於 7 月 28 日的開幕式，接著由三組絕食者接力絕食靜坐。每組絕食九天，各有六名成員參與（共 18 名）；絕食者年紀從十九歲至六十三歲，包含喇嘛和俗人，象徵性地代表六百萬藏人的絕境。在此，主辦者意在展現該運動在藏人社群中具有廣泛號召力，超越年齡和階級，藉此來對抗由北京提出藏獨只有喇嘛支持的想法。一名演講者在開幕式中告訴絕食者，他們是「在為正當理由、為人權、為西藏主權、為自身文化和為保護自身的教育體制而戰」（TYC, 2008a）。2008 年 8 月 21 日發布聲明絕食理由的新聞稿寫道：

人類生命著實珍貴，然而若是缺乏生命相關的基本尊嚴，缺乏唯能稱之為「認同」的尊敬和滿足，生命有何用處。正是為了這包含眾多要素的西藏認同，這六人已決心踏上這條殉道之路。（TYC, 2008c）

上文中的「人權」一詞，在此脈絡下化作支援贊同西藏認同的概念。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對西藏的統治—一種殖民佔領—意味著藏人文化和認同已遭到剝奪，因此被視為對藏人人權的侵害。而三月發生的遊行不僅反映出藏人對現況的不滿，更展現了其為繼續爭取身為藏人的固有文化、認同與權利的決心。此外，北京對遊行的陣壓進一步侵害了其他藏人的多項公民及政治權利，如：言論自由、集會與結社自由、不受拷問、任意拘捕及扣留的自由等。換言之，中國統治西藏期間，藏人的文化、公民和政治權利皆受到嚴重侵害。

令人玩味的是，雖然前述話語中提到多項侵害人權的事例，但根據藏青會的說法，那些人權侵害的關鍵起源是西藏缺乏主權。因此，唯一的補救方法是重新取回主權。如同藏青會在絕食活動中所言，唯在西藏再次成為主權獨立國家之時，藏人才得以享有「言論、宗教、結社、公平機會、選舉自身政府、在故鄉安居的自由」（TYC, 2008b）。因此，終結中國佔領，對藏人而言，若不是唯一，也是一個對當今國際人權建制的最大挑戰。而藏民們想要把握京奧舉辦的機會，將他們對西藏完全獨立的追求推向國際聚光燈下。

簡而言之，在西藏話語中，陷入危機的是西藏認同，而遭受脅持的是藏族文化。唯有透過自治權利的完整執行—以真正自治或完全獨立的方式—才得以護衛西藏認同，藉此確保對藏人文化、經濟、公民和政治權的尊重。在這層意義上，

⁹ 關於中共與達賴的互動及各自立場，參見：沈赫周（2003）；王宗安（2008）。

¹⁰ 西藏青年會是由一批流亡藏人於 1970 年創立，其目的在於尋求西藏的完全獨立。

集體人權是完整實現個人人權的先決條件和保證。

三、聖火傳遞期間的對反論述(counter-discourse)： 人身安全權和其他人權觀念

為回應上述說法，北京試圖向國際社會表達自身的解釋。北京駁斥所謂藏人人權惡化的主張。在北京的話語裡，相較於 1950 年前達賴喇嘛統治期間，中國政府已大幅改善當地藏人的生活。中國政府於 2008 年 4 月 9 日為回應三月西藏動亂而舉行的國際記者會，明確地傳達此論調（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8b）。

中國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向巴平措（藏族）在記者會中說明自 1959 年起西藏境內人權各方面的「進步」。在經濟權方面，平措提到：西藏已創下連續七年 GDP 成長率超過百分之十二的紀錄，該地區的基礎設施也有可觀的改善。實際上，北京過去幾年來即頻頻強調西藏地區經濟的發展與人民生活的改善。2004 年出版的西藏白皮書即指出：今日西藏的 GDP 是劃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前的 30 倍，而此經濟成長所帶來的是藏區平均壽命的延長（由 1950 年代的 35.5 歲到 2004 年的 67 歲）與藏族整體人口的成長（從 1964 年的 120.87 萬人到 2003 年的 250.72 萬人）（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4）。中國政府因此堅持他們將持續推動該區的經濟發展。與部份藏人的看法相反，北京將其發展計畫視為協助當地居民提升其生活水準的慈善計畫。而隨著經濟發展，其他權利—包括社會權和文化權—也獲改善。以社會權為例，平措在記者會指出西藏已目睹了快速的社會發展，此處他指的是教育、醫療服務和其他社會福利。在文化權上，他提到北京已投資大量經費修復西藏的寺院、文化遺跡和宗教場所。為了反駁流亡藏人的指控，北京於 2008 年 9 月出版的西藏文化白皮書中，更是重申其先聲稱維護西藏文化權上的成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8c）。

然而，西藏境內的人民若是如中國政府所言，在該地區各種權利都獲得大幅進步，為什麼三月還會發生動亂？根據北京的說詞，那場動亂非關人權，而是由達賴喇嘛和其支持者所煽動的種族動亂。北京公開指責達賴喇嘛利用其宗教身份挑起種族對立，透過京奧宣傳藏獨，以恢復舊有農奴封建制度為其終極目標。

在北京的話語裡，西藏流亡人士打算以京奧為要脅，強迫中國政府在西藏獨立議題上讓步。北京方面的說詞表示：達賴喇嘛和其支持者策劃執行多項相互呼應的活動，意在引

起世界的關注，進而透過國際勢力向北京施壓。例如：某些支持獨立的流亡藏人於 2008 年 3 月初在達蘭薩拉發起「徒步歸鄉」（Marching into Tibet）運動，該計畫欲穿越中印邊境，並於奧運開幕前夕抵達拉薩。同時，為與中國奧運聖火傳遞一別高下，部份藏獨人士也舉行了「西藏獨立聖火傳遞」（Tibet Independence Torch Relay）活動，欲重新喚起 1959 年西藏抗暴的精神。而達賴喇嘛自身，則在京奧籌備期間，有遍及英國、印度、德國、澳洲和美國的演講行程。在北京看來，所有的活動絕非巧合，而是縝密規劃，相互連結的。在此脈絡下，北京將西藏的三月暴動詮釋為西藏獨立運動的一部份，「由達賴派系預先策劃、組織和煽動」而成（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8a）。

北京方面為宣傳其對西藏三月動亂的說詞，特別強調被暴動群眾攻擊的無辜平民。中國國營電視台在那段期間不斷播放眾多喇嘛和抗議群眾丟擲石塊和炸彈的影像；北京方面同時也允許中國境內網站播放抗議群眾在拉薩掠奪和攻擊平民的暴力影像，這些網站在中國通常是受到嚴密監察的。由中國政府控管的新華社也報導許多漢人店主或店員受到重傷或死亡，無人聞問的消息。在這段期間，抗議群眾在拉薩攻擊平民的文字描述與影像被廣為傳送。三月動亂的本質在此話語裡被再現為「犯罪」和「暴力」事件，整個事件被描述為「涉有毆打、毀壞財物、掠奪和縱火的嚴重暴力犯罪行為」（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8b）。中國官員在公開場合因此質疑是否會有任何法治的政府可以容許像在拉薩發生的「暴力行為」。

此處提出的人權觀念是「人身安全權」。在北京的話語裡，人身安全被定義為「免於恐懼的生存狀態」。「人皆有和平安全生活的權利。對和平和安全的威脅不僅來自國際間戰爭和衝突，也來自國內的暴力、組織性犯罪、恐怖主義以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羅豪才，2008）。他是一項最基本的人權；若是該權利未獲尊重，人即無法享有其他諸如政治、公民、文化、社會權等。社會唯有在和平和安全的情況下，才有能力提供個人更多的自由。而三月暴動在此脈絡下則被視為對西藏境內所有人民（包括藏族、漢族及其他族群）人身安全的嚴重威脅。

此外，在北京話語裡，「貧窮」也會危害人民的人身安全。在北京的說法中，西藏 1959 年前是一個在神權統治和封建農奴制度下日漸衰弱的社會。當時的西藏社會，人數佔不到西藏總人口數百分之五的農奴主，擁有西藏境內所有資

源，吸取該區所有財富。而達賴喇嘛作為藏傳佛教領袖及西藏政治領導人，更是集各方大權於一身。其他佔西藏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農奴與奴隸，僅能在窮困和饑餓中勉強求生，當時決大多數藏人幾乎無法獲得基本生存權利的保障¹¹。而這樣在飢餓中勉強求生的情況自 1959 年起才逐漸獲得改善，1978 年改革開放政策後更產生驚人的進步。在北京的話語裡，中國政府已付出大量努力消除西藏的貧困，也是在這層意義上，北京聲稱「西藏的人權情況沒有比現在更好的時候」（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8b）。

上述的人權話語實際上與西方學界常提到的「基本權利」（basic rights）相重疊。根據亨利·舒（Henry Shue）的看法，基本權利是「每個人對自身之外全體人類最低限度的合理要求」（Shue, 1996, p. 19）。它是由兩個權利組成：其一為安全權利（或稱「人身安全」），意指個人有免於「謀殺、折磨、蓄意的暴力行為、強暴或攻擊」的權利（Shue, p. 20）；其二為維生權利（或稱「最低限度的經濟安全」），泛指個人享有「未受污染的空氣和水，充足的糧食、衣著和居所，以及最低限度的預防性公共醫療照顧」的權力（Shue, p. 23）。亨利·舒主張，若無人身安全和最低限度經濟安全的保障，沒有人有立場享有政治或公民權等的其他權利。易言之，此兩種權利之所以為基本權利在於他們是其他權利的基礎，「享有此兩種權利對享有其他權利而言是不可或缺的」（Shue, p. 19）。

對北京而言，大多數藏人在神權農奴制度下受到無情壓迫，一般人民幾無人權可言，直到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封建制度才得以廢除。在這樣的敘事裡，西藏併入中國的歷史事件便被詮釋為自少數貴族和高僧的專制手中「解放」廣大農奴和奴隸的行動；而 1959 年西藏反抗中國統治的起義，則被解讀為由一群西藏上層統治階級所發起一試圖保存封建農奴制，反對「民主改革」的保守勢力運動（Xinhua, March 25, 2008）。

為了宣傳上述版本的西藏歷史，北京於 2009 年在西藏頒布一個新節日，訂 3 月 28 日—即北京於 1959 年宣布解散達賴喇嘛所領導政府的日子—為「農奴解放日」。在這樣的論述下，北京認為西藏流亡政府（其中多為僧侶與傳統農奴主）並不代表所有藏人的意見，他們對獨立的殷殷期盼，是

以集體權利之名行踐踏個人權利之實。在此，很特殊的現象是：北京強調個人權利先於集體權利，而為西方社會所同情的流亡政府卻認為集體權利應優於個人權利。

簡言之，在北京的話語裡，達賴喇嘛統治下的西藏政治運作其特徵是父權、階級、與反民主的。中國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日報〉因而評論，那些以人權捍衛者自居的西方社會要求達賴喇嘛闡述和推廣「人權」是極為諷刺的（何振華，2008）。此外，他們也批評西方記者對西藏三月動亂的報導含有嚴重的偏見，如一名中國作者寫道，在拉薩發生的事「遠比『中國政府無情陣壓西藏抗議活動』來的複雜」（Zhang, 2008）。同時，他們也問到為什麼西方社會「無視無辜人民遭受攻擊與殺害」，無視那些受攻擊平民的人權（Taipei Times, April 15, 2008）。不僅北京官方，連一般中國人也認為西方媒體帶有成見，高調散播反中國評論。

北京奧運受到中國人熱烈歡迎（The Pew Global Project Attitudes, July 22, 2008）。如同 Susan Brownell 所言，整個運動賽事是一種民族情感的投射，希望洗刷歷史上受到西方列強侵略的恥辱；中國已不再是「東亞病夫」，它已重回全球列強之列（Brownell, 2008, 19-47）。然而，因西藏問題引發對聖火傳遞的國際抗議卻加深許多中國人心中「祖國再次受辱」的情緒。這種情緒在受過良好教育，包含留學海外的中國青年中特別強烈。此由下而上的憤怒在網路上找到滋長的空間。中國網民設立 Anti-CNN.com 網站，反控 CNN 捏造新聞，而許多 MSN 使用者將「紅心中國」加入自己的線上代號中。有人組織數個網路運動抵制在中國的外資企業。而這樣的情形致使許多批評中國人權紀錄的西方媒體或國家，在一般中國大眾眼中失去信用；西方對人權的詮釋也在中國社會裡失去說服力¹²。

除了北京方面提出的論述之外，當時國際社會也出現許多其他的人權話語。在西藏動亂之後，數個與中國相關的政治議題也相繼被提出，例如：法輪功、中國對北韓難民的處置、中國政治異議份子的監禁、台灣獨立和新疆問題等等。而相對應於那些政治議題，不同的人權觀也獲得不同程度地闡述，例如：宗教自由、追求自由和更美好生活的權利、言論自由和法律權等等¹³。

¹² Harry Harding 亦持類似觀點。他認為由於美國將「人權」狹義地定義為只限於政治、公民權力，人權概念的道德基礎在中國反而受到侵蝕（Harding, 1997）。

¹³ 關於當時國際社會所出現的諸多人權話語，參見 Worden（2008）。

¹¹ 關於西藏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之經濟、政治、社會的討論，參見楊公素（2002）；Goldstein（1991）。

前述權利雖無法在本文篇幅中詳加說明，但值得注意的是，關心前述政治議題和權利的人士為達成各自的目標而彼此合作。許多政治／人權行動份子在此期間號召要組成聯合陣線向北京表達抗議。舉例來說，某些中國異議份子在 2008 年台灣總統大選數日前，即選擇在台北舉行記者會，支持民主進步黨候選人的台灣獨立主張。他們一面譴責北京陣壓西藏，一面說明與中國有關的人權迫害，鼓吹所有遭北京政權威脅的人，不論是「藏人、台灣人、法輪功成員、地下教會、或民主運動份子」，都應一同奮起向北京抗議 (Loa, 2008)。

然而，同等重要的是：前述的多項政治議題也因西藏動亂而被邊緣化，排除在人權議題 (或議程) 之外。舉例來說，某些提倡台灣獨立的人士在此期間似乎非常憂心台灣議題受到國際的忽視。他們在台灣發表數篇文章，其中一篇文章即指出西藏議題已得到應有的國際輿論壓力，而就整體規模而言，台灣議題並未得到同等的關注 (Chang, 2008)。另一個例子是達佛 (Darfur) 問題。在西藏發生動亂前，許多人權相關的國際輿論壓力聚焦於達佛問題，但該動亂發生後，即便是達佛的情況並未有根本的改善，國際社會似乎大幅減少對達佛種族屠殺的關心。因此，這整個事件不能被簡化為一場北京和流亡藏人間的單一戰爭。實際上，同一時間有數場相互交錯的戰事正在進行。

簡言之，許多人權運動人士相信京奧是他們挑戰中國政府立場的機會，並在此信念下積極採取行動。聖火傳遞期間，他們看似成功地將「西藏」和「人權」塑造成主要議題。聖火傳遞，作為中國公眾外交或柔性國力戰略的一環，本在美化中國形象；然而，正如許多政治評論家所說的，聖火傳遞變成了一場公關災難 (Economy & Segal, 2008)。正當那些人權運動人士立誓要提高抗議分貝之際，四川地震卻轉變了人們談論「人權」的方式。

四、四川地震中的「人民優先」：生存權的論述

2008 年 5 月 12 日，在距離京奧不到三個月的時間，中國四川省發生芮氏規模七點九級的地震，那場天災至少奪走八萬七千條人命，並使數百萬人無家可歸。然而，這場震災卻同時也提供中國一個「機會」，修整其因西藏動亂而受損的國際形象，一夜之間「中國」的角色從一個加害者轉為受害者。一個人道、慈善、有效率的中國新面容就此出現。

不同於 1976 年唐山地震中的處理方式，北京此次迅速

因應這一巨大天災。地震後數小時，救援隊即衝命進入災區；地震後僅九十分鐘，中國總理溫家寶便飛至受災地區親自監督救援行動；同一天，人民解放軍也派出數萬軍人協助救災工作。中國政府也接受國外提供的協助，包含來自日本和其他國家的國外救援隊。此外，北京允許媒體完整呈現此次震災規模，中國國營電視台二十四小時提供地震即時報導。西方媒體對中國政府迅速、效率及公開的救援行動大加讚譽，其讚譽的強度一如其先前對中國人權紀錄的批評。

中國政府試圖將其對地震的因應連結至其人權紀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例行記者會報中發表評論，他說國際社會可由此地震中看出「中國政府已在實行『人民導向』的救援行動權紀錄」(BBC News Online, 2008)。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例行記者會報上述評論裡的所傳達的政治訊息是：中國政府以人民為優先，並致力維持與提升其人民的生存權。此話語可簡述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政治標語：「人民優先」。

「人民優先」的說法在中共宣傳口號中並不新奇，實際上，該說法據說是中國共產黨長久以來的首要觀念。「人民優先」一詞簡短的定義為：以人民利益為一切萬物之優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毛澤東在 1945 年對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提到：

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Mao, 1966, pp. 123-124)

在上述陳述中，毛說明中國共產黨應永遠只為人民行使權力，保護人民利益，讓人民看到國家繁榮興盛的願景。在中共的語言裡，「人民優先」一詞被視為中國／中國共產黨提倡人權的實際行動。在此，我們必須瞭解北京早期是駁斥「人權」一說的，該詞一向被視為西方「資產階級用語」(許文英, 2009, 頁 141)，直到 2004 年，北京才將「尊重與保護人權」納入其憲法(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05)。然而，在北京的說詞裡，駁斥「人權」絕非意指中國政府不重視人民生活或忽視人權；相對的，中國是遵循「以人民為優先」的精神來實踐其人權行動。

2008 年四川地震後，中國官方語言清楚提及「人民優先」這一概念，它是中國在地震救援行動裡人權話語的主題。而在該詞的詮釋裡，北京特別強調「人民生命」的優先性。如〈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所述，該詞的意義為「人民

生命優於其他事物之上」(Chen, June 11, 2008)。在該論述中，像中國這樣天災頻繁且明顯缺乏個人資源的國家，生存權往往被宣示為最高價值，地震救難援助行動即在將這樣的價值付諸實行(People's Daily, 2008)。在這段期間，各種與此相關的政治標語，諸如「確保人民生命安全」、「救人仍是重中之重」等語，常受中國官員引用。而且，由於人民解放軍是地震救難援助行動的主力，解放軍在此脈絡下就被詮釋為代表人權存在的堅定保證。

另外，「人民優先」論述也質疑重視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價值觀，它主張個人自由和權利並非毫無限制。此思想邏輯在地震後一起論爭中受到強化。該論爭起因於一名學校老師在地震發生時遺棄自己學生，自顧自地衝到操場，當學生問到為什麼老師不等學生們都離開之後再走，老師答道：他只關心自己的生命。他進一步闡述，他是個追求個人自由與正義的人，然而他不會為了他人的利益而犧牲自身利益。該師稍後在其部落格上重申此觀點，並強調自己沒有任何道德上的罪惡感(范美忠, 2008)。

上述發言在中國社會引起強烈憤怒，許多民眾譴責該教師，他們認為：包含如解放軍等的許多人進入災區搶救生命，有些人甚至因此而喪命，該師立論於「西方個人主義」的發言是不適當、且可悲的言辭。對那些批評家而言，西方價值中的個人主義不可與那些不顧自身安危、拯救他人的人們的犧牲相類比(熊蕾, 2008)。

立基於上述視人民生命為優先的人權觀念，北京進一步譴責自許為人權捍衛者的西方國家偽善，〈人民日報〉一篇文章即批評英國眾議院在震災救援行動期間，邀請達賴喇嘛至一公聽會發表西藏人權議題的演說。該文提及：在中國政府和人民埋首從事震災救援工作之時，此舉只會招致對那些西方國家的辛辣諷刺，將「不可或缺的人權看作不過是雞毛蒜皮大的小事」(He, June 4, 2008)。該文繼續寫道：

正是「人民優先」的主導觀念和「視生命優於一切事物」的國家意志，才將此悲劇性的地震轉化為全國對人命的救助；唯有此具體艱難的震災救援行動才足以稱為中國人權的真實紀錄。(He, June 4, 2008)

簡言之，北京在地震當中試圖展現即使是一個西方所批評的威權政府也有能力，也許甚至比西方更有能力回應其人民的需求和磨難，也因此在某種層次上更為尊重人權。這樣的論調在此時期似乎還令人信服，連國際人權團體也承認北

京對地震的因應是令人印象深刻的(BBC News Online, May 28, 2008)。事實上，震災期間許多外界人士對中國深感同情，而由西藏動亂引起的負面情緒似乎漸漸消失，即使西藏的情況並未有根本的改變。四川地震不只提供北京一個改善中國國際形象的機會，更重要的是，該地震重新定義了人權的論述議程，人權中生存權的觀念成為主流論述。

五、開幕式與運動會賽事：發展權的論述

2008年8月8日，中國終於迎接屬於自己的奧林匹亞時刻，數億人在電視前觀賞富麗堂皇的開幕式，超過百位國家元首出席。由中國導演張藝謀製作、為時四小時的開幕式，一般被解讀為中國五千年文化光輝和其多方面國力的展現；然而同等重要的是，透過開幕式和運動會賽事本身，中國也試圖說服世界：自1978年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年間，中國在人權紀錄方面已有長足進步。

在北京的說詞裡，中國採取改革開放政策不僅帶來經濟上的驚人成就，也為中國及人類全體在人權促進與維護上達成重大進步。首要成就即是使數百萬人脫離貧窮。北京宣稱貧窮減少已是中國在人權記錄上的輝煌成就，因改革開放而大幅減少的貧窮人數，佔近二十五年間全球受脫離貧窮的人口的三分之二(People's Daily Online, December 3, 2008)。此外，除了消除貧窮之外，該政策也改善大多數中國平民的生活品質，建立了在各方面都相對繁榮的社會。依照中國官員的看法，兩個歷史性進展已獲實現：第一，是從貧困到溫飽；第二，是從溫飽到小康(王晨, 2008)。京奧特別意在呈現後者，而後者的呈現又表現在下列三個現象。

首先，是基礎設施的改善。在中國官員眼中，基礎建設被視為提升人權的有力支援。在準備京奧期間，中國政府投入大量資源興建基礎設施，鐵、公路、能源以及其他基礎設施等級都獲得提升(葉雅正、李淑汝, 2008)。這些發展在北京的說法中為平民帶來好處。

其次，北京意在展現中國社會在各方面皆已達西方的生活水準。其中，環境議題特別受到矚目。北京於2000年簽署了「綠色奧運行動計畫」，承諾將致力於綠化建設，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護等的各項工作(陳明蕙, 2007, 頁229-233)。在奧運會籌備期間，北京市近郊許多製造污染的工場被敕令停業或遷移；另外為改善北京空氣品質及環境，很多措施也被確實執行，例如：以電力取代燃煤供應住宅暖氣、奇數一

雙數車牌隔日駕駛制度。此外，新建的運動場地也導入先進的建築科技及節能系統。國家體育場（或稱「鳥巢」）及其鄰近的水立方，因為節能永續的設計受到讚賞（陳明蕙，頁 225-226）。北京聲稱這兩座建築在環境的永續經營上，對中國未來發展模式有深遠的影響。在此，中國欲傳達的印象是：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不僅帶來外在的轉變，也精緻了國家的內在（People's Daily Online, December 12, 2008）。

再其次，京奧意在向世界展現中國人民「素質」已有明顯進步。中國奧委會副主席即認為京奧「不只是運動競技的事務，同時也是一個提升人民素質的問題」（BBC News Online, 2007）。北京政府在籌備運動會期間發起多項改革運動，透過禮貌的提升來讓人民接受「文明化」的洗禮。政府發起數種運動對抗所謂「壞習慣」和「不合宜的禮儀」，例如：吐痰、亂丟垃圾等。北京四處可見鼓勵有禮行為的標語。此外，人數眾多的奧運志工也扮演「教育者」的角色，協助一般市民守規矩，講禮貌。志工接受長時間的訓練以服務他人，推行諸如紅燈停止、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禮讓座位給長者的一些生活禮儀，期待讓一般北京市民成為「中國好公民」。

另外，北京也試著鋪陳一個故事，訴說當今中國人對世界抱持著一個更成熟的態度；京奧嘗試將中國人再現為開放、理性、寬容的多元論者。中國很多當地媒體在運動會期間即強調此層面。例如，〈廣州日報〉（2008年8月25日）的一篇文章即將京奧形容為一個中國人民的「成人式」。該文讚美運動會的中國觀眾為每個精采表現喝采，也不因差勁表現發出噓聲。該文評論：此現象反映出中國民族已建立自信，因此變得更寬容的事實。同樣地，〈人民日報〉的一篇英文社論裡也提到，中國人民在運動會期間並未出現如某些外國媒體先前所擔憂的激進民族主義。該文寫道：

當短跑運動員劉翔退出比賽……大部份中國人表示理解。僅僅二十年前，在 1984 年洛城奧運贏得三面金牌的中國體操選手李寧，在 1988 年首爾奧運表現不佳後，收到內含子彈的匿名信封。幸虧有三十年的發展，中國的胸懷更為開放和自信……（Xinhua, 2008）

在北京的話語裡，中國人民素質的改變是中國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權上持續改善的結果。依照北京的說法，除了經濟發展外，政府自 1978 年起已採取多種措施增加對教育、文化、公共醫療等社會事業的支持；中國已幾乎完全掃除了

在青壯年人口中的文盲，這個國家現在已有相當高的文明素養與教育水準。京奧即企圖向國際社會展現此特徵。〈人民日報〉在提及開幕式時寫道：

在當今世界，把中國人的形象理解為香港功夫片中「男人留辮子，女人裹小腳」階段的，也許不算太多，但有關中國人不講文明，不守秩序的「段子」在世界各地卻廣為流傳……事實上，中國不但在經濟上騰飛，民眾的文明素養也是同步發展的……中國人，北京人，我們準備好了嗎？我們該怎麼向世界人民展示？（People's Daily Online, 2008）

因為有前述的成就，在北京的話語裡，政府在過往三十年間已大幅改善中國的人權紀錄。故事是這麼敘述的：1978 年當中國剛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慘痛，主辦一場奧運會像是天方夜譚，那時的人們更專注於填飽肚子。三十年後，中國不僅已使數百萬人脫離貧窮，更使其成為一個繁榮、開放和優質的民族。京奧的舉辦即展現了過去三十年間在人權方面物質及精神上的進步。在此敘述中，「發展」是解決中國各種社會問題的一切關鍵。

許多學者已提出主張認為「現代化」即使不是唯一，也是中國近、現代歷史最重要的主題；而不論是哪種意識形態或方法受到採用，「發展」是達成此一目標不可或缺的方式。¹⁴鄧小平在 1961 年發表的著名語錄—「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隻好貓。」—明確展現重實際的思想模式。在此脈絡下，北京領導人也相信，藉由選擇「發展」為優先項目，中國已成功改善其人民的人權。

在北京話語裡，「發展」在人權方面為中國社會帶來非常正向的成果。如同透過京奧所欲呈現的，中國人民現在過著繁榮、富足與安全的生活；許多人接受了良好教育，以更開放的心態展望世界。此外，發展也為中國人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個人自由，國家已從人民生活許多層面中退出。中國人民現在可以購買自有住宅，選擇自己的工作。北京堅決主張那些攻擊中國人權紀錄的人士忽略了這些要點。

在這樣的論述下，人權概念中的「發展權」受到特別的強調。對北京而言，「發展權」是最首要的人權（Nathan, 1999）。由中國政府在 2008 年 4 月於北京舉行的人權論壇完整說明該人權觀念。中國人權研究會會長羅豪才在開幕式演說中評道：

¹⁴關於中國現代化的西文相關文獻，參見：Dittmer & Kim (1993)；He (2002)；Tu (1994)。

發展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每個人和每個國家都有權實現發展，並且享受發展的成果……發展是全面實現人權的基礎。只有首先實現了發展權，消除了饑餓和貧困，解決了基本的醫療衛生問題，才有可能推動其他人權的發展。(羅豪才，2008)

論壇裡另一位講者進一步主張：中國政府自 1987 年起一直將人民生存權和發展權的實現列為其政策的首要項目。他提到：由於中國將發展列為重點任務，中國的人權已有可觀的進步(王晨，2008a)。北京依此而聲稱：「現在中國的人權環境是正處於最佳時期」(羅豪才，2008)。

簡言之，京奧某種程度成功地再現三十年間改革開放的成果。縱使西方媒體在此期間仍有許多中國負面故事的報導，人們得承認此時批評的深度和廣度是較為輕微。即使京奧沒有迷倒所有人，不過也足以使一部分人眼花繚亂了。對中國人權紀錄批評的和緩，反映了中國的人權話語超越了其他話語(如藏人自決、公民和政治權利)成為優勢論述。

六、結語

當北京於 2001 年贏得 2008 年奧運舉辦權時，中國政府即向世界承諾，主辦奧運將改善中國的人權紀錄。京奧也的確意在展現中國過去三十年來的成就：包含使億萬人民脫離貧窮，置人民於優先，社會更加繁榮、開放和優質。上述成就就被詮釋為中國人權紀錄的進步。對批評家而言，京奧反倒是吸引國際社會注意與中國相關的各種人權侵害的機會。許多人權團體認為北京已違反其承諾，西藏動亂尤其顯示了一個有力的案例。如本文所示，雙方都在談論中國的「人權」，然而他們談論的卻是不同的人權。京奧讓各種不同的人權觀念被談論、述說，整場活動發生於政治爭戰和權力關係的論述場域中，不同話語在其中相互作用、交會及競爭，並進而建構了特定的「人權」觀念。

本文認為，當國際社會試圖提升全球人權，或意圖為國際人權建制建立一個道德基礎時，承認人權的論述性本質是極為重要的。如本文所主張的，人權的觀念立基於論述性本體上，必須在論述場域中一人的談話和行動中—才得以支援、強化與實體化。在此特定層面上，我們可將京奧視為整體人權的提升，因為該事件在實踐上確實鼓勵了人們去談論「人權」，加速人權論述的擴散。然而，我們也應謹記，許多有可能成為人權的觀念也被排除在此一論述增加擴散的

過程之外¹⁵。再者，此論述的增加擴散不必然會型塑出一個前後連貫或單一的人權概念。這些概念的型塑反而是非常多元而破碎的，不只是在其產生的方式上如此，在產出的內容上亦然。事實上，不論某些人如何努力謀求要獨佔型塑人權概念的權利，要達成共識是不可能的。對反論述永遠存在。

本文最後建議：國際人權建制為了實現其理想目標—即提倡和保護人權—它必須具有將非主流論述納入建制的包容性。以一種排除「他者」論述的方式來提倡人權，將招致加深誤解和萌生敵意的危險，最後終使人權觀念正當性有所損傷。在京奧中可見上述惡化的例子，例如：許多中國人不滿西方獨佔人權觀念的解釋權，而許多人權團體則對北京對少數民族和異議份子的壓迫感到憤怒。如同在緒言所言明的，本文並未嘗試提出一個關於人權的價值判斷，也無意宣揚某些特定人權觀念(如人身安全權或發展權)，更未貶抑其他人權觀念(如政治、公民或文化權)。以「發展權」為例，在懷著將北京人權論述納入主流論述的意圖同時，本文也理解其論述在中國社會脈絡下的兩個問題：矛盾與片面。矛盾問題凸顯於發展權與政治、公民權之間的緊張關係(以發展為名而進行的大規模土地強徵、民房強拆，已經成為中國境內最大民怨之一，籌備京奧牽涉的強徵強拆亦不例外)，而片面問題則表現在北京將「發展」一詞侷限於國民生產毛額的指標(此一問題在西藏問題的脈絡下尤為明顯)。本文同意這些問題應該受到更為深入的討論與分析，然而，這些問題並非本文在有限篇幅下所能處理。本文主要關注透過對那些持有不同立場者的陳述、發言和行動分析，檢視其話語，以便理解人權話語是如何交會與競合，從而產生特定的人權觀念。它同時懷著將非主流人權論述更完整地納入現今國際人權建制的關注，並意在揭露現今國際人權建制的限制。

奧林匹克運動會向來不能置身於政治之外，京奧亦不例外。京奧之所以不得置身於政治之外，主要是因為該運動會提供一個空間、一個場合，刺激國際社會「談論」人權，並促使持不同政治意見的人士聚於一堂，彼此互動、交會及競爭。

¹⁵ 如同本文第三節所分析的，在西藏動亂其間，諸多政治議題及人權觀念(例如台灣獨立/政治自決權)被排除在政治/人權議程之外。

誌謝

作者衷心感謝二位匿名審查教授之細心指正與所提供之修改建議。

參考文獻

- 王宗安 (2008)。達賴喇嘛與中共談判之癥結分析。**中國大陸研究**, 51(1), 103-117。
- 王晨 (2008a)。共同促進世界人權。**人權**, 2008(3)。2010年11月23日, 取自 http://www.humanrights.cn/cn/zt/qita/rqzz/2008/03/t20081006_379039.htm。
- 王晨 (2008b)。中國人權取得了歷史性進步。**人權**, 2008(6)。2010年11月23日, 取自 http://www.humanrights.cn/cn/zt/qita/rqzz/2008/06/t20081229_399689.htm。
- 任海 (2008)。北京奧運會與大眾體育。**2008年北京奧運會後兩岸體育發展研討論文集**, 77-84。
- 沈赫周 (2003)。中共對西藏獨立態度之研究。**中國大陸研究**, 46(6), 163-183。
- 何振華 (2008年4月16日)。西藏問題是什麼問題。**人民日報**。2010年11月23日, 取自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40604/7125203.html>。
- 范美忠 (2008年5月22日)。那一刻地動山搖: “5·12” 汶川地震親歷記。2010年11月23日, 取自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106727.shtml>。
- 許文英 (2009)。中國對香港民主權力論述分析。**問題與研究**, 48(1), 133-160。
- 陳明蕙 (2007)。2008北京奧運會之綠色奧運理念探討。**2007年兩岸體育與運動休閒產業發展研討論文集**, 222-234。
-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04)。西藏的民族區域自治。2010年11月23日, 取自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04/200905/t307903.htm>。
-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05)。2004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白皮書。2010年11月23日, 取自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05/200905/t307892.htm>。
-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08a)。國新辦就拉薩發生打砸搶燒事件舉行新聞發布會。2010年11月23日, 取自 <http://www.scio.gov.cn/zt2008/zdssyzx/gxbfbh/200804/t159493.htm>。
-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08b)。國新辦就近期西藏有關情況召開新聞發布會。2010年11月23日, 取自 <http://www.scio.gov.cn/zt2008/zdssyzx/gxbfbh/200804/t159773.htm>。
-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08c)。西藏文化的保護與發展白皮書。2010年11月23日, 取自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08/200905/t307868.htm>。
-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官方國際華文網站 (2008)。達賴喇嘛在西藏「三·一十」和平抗暴四十九周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2010年11月23日, 取自 <http://www.dalailamaworld.com/topic.php?t=347>。
- 葉雅正、李淑汝 (2008)。2008年北京奧運會—科技奧運之探討。**大專體育**, 94, 36-42。
- 楊公素 (2002)。當代中國外交理論與實踐 (1949-2001)。北京: 勵志。
- 廣州日報 (2008年8月25日)。北京奧運獻給世界九大寶藏。**廣州日報**, 第A7版。
- 趙永祥 (2007)。2008北京奧運對大陸宏觀經濟發展影響之分析。**東亞論壇季刊**, 457, 25-43。
- 熊蕾 (2008)。從唐山到汶川: 中國特色的人權實踐。**人權**, 2008(3)。2010年11月23日, 取自 http://www.humanrights.cn/cn/zt/qita/rqzz/2008/03/t20081007_379136.htm。
- 鄭皓維、陳金盈 (2008)。中國推動和諧社會策略對體育發展之影響。**2008年北京奧運會後兩岸體育發展研討論文集**, 85-98。
- 羅豪才 (2008)。中國特色的人權發展道路。**人權**, 2008(3)。2010年11月23日, 取自 http://www.humanrights.cn/cn/zt/qita/rqzz/2008/03/t20081006_379041.htm。
- Bass, A. (2002). *Not the triumph but the struggle: The 1968 Olympics and the making of the Black athlet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auer, J. R., & Bell, D. A. (1999). *The East Asian challenge for human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BC News Online (2008, May 28). Quake reveal softer side to China. *BBC News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3, 2010, from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7424262.stm>.
- BBC News Online (2007, August 6). Olympic crackdown on

- China's bad habits. *BBC News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3, 2010, from <http://news.bbc.co.uk/1/hi/world/asia-pacific/6927361.stm>.
- Brown, C. (2002). *Sovereignty, rights and justic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 Brownell, S. (2008). *Beijing's games: What the Olympics mean to China*. USA: Rowman & Littlefield.
-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2008). *Memorandum of genuine autonomy for the Tibetan people*.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http://www.tibet.net/en/index.php?id=78&articletype=press>.
- Chang, M. J. (2008, April 16). Taiwan is missing its chance in Tibet issues. *Taipei Times*, p. 8.
- Chen, J. (2008, June 11). Learning to experience 'people coming first' concept amid quake. *People's Daily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3, 2010, from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001/90780/91342/6428348.html>.
- Collins, S. (2008). The fragility of Asian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Olympic Games. In M. E. Price & D. Dayan (Eds.), *Owning the Olympics: Narratives of the new China* (pp.185-209).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Cull, N. J. (2008). The public diplomacy of the modern Olympics games and China's soft power strategy. In M. E. Price & D. Dayan (Eds.), *Owning the Olympics: Narratives of the new China* (pp.117-144).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Dong, J. (2005). Women, nationalism and the Beijing Olympics: Preparing for gl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22(4), 530-544.
- Dittmer, L. & Kim, S. (Eds.) (1993).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U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Economy, E. C. & Segal, A. (2008) China's Olympic nightmare: What the games mean for Beijing's future. *Foreign Affairs*, 87(4), 47-56.
- Foucault, M. (1980). Truth and power. In C. Gordon (Ed.),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 1972-1977* (pp. 109-133). Sussex: Harvester.
- Foucault, M. (1977).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D. F. Bouchard (Ed.),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pp. 139-164).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 Goldstein, M. C. (1991).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arding, H. (1997). Breaking the impasse over human rights. In E. F. Vogel (Ed.), *Living with 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 165-184).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 Hart-Davis, D. (1986). *Hiliter's games*. London: Century.
- Hartmann, D. (2004). *Race, culture and the revolt of the black athlete: The 1968 Olympic protests and their afterma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e, P. (2002).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ity: Cultural discourse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He, Z. (2008, June 4). Tendentious loss of sight for 'human rights defenders'. *People's Daily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3, 2010, from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001/90780/91342/6424369.html>.
- Hoberman, J. M. (1986). *The Olympic crisis: Sport, politics, and the moral order*. New York: Aristide Caratzas.
- Humphreys, L., & Finlay, C. J. (2008). New technology, new narratives. In M. E. Price & D. Dayan (Eds.), *Owning the Olympics: Narratives of the new China* (pp. 284-306).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Jacobsen, M., & Bruun, O. (Eds.) (2000). *Human rights and Asian values: Contesting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in Asia*. London: Curzon.
- Laclau, E., & Mouffe, C.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 Loa, I. S. (2008, March, 21). Activists condemn crackdown. *Taipei Times*, p. 2.
- Mao, Z. (1966). *On coalition government*.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 McNay, L. (2005). *Foucaul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Kruger, A., & Murray, W. (Eds.) (2003). *The Nazi Olympic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Nathan, A. J. (1999).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regime. In E. Economy & M. Oksenbe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pp. 136-160).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 Nietzsche, F. (1994/2000). *On genealogy of morality: A polemic* (trans. Carol Dieth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4)
- Observer (2008, March 16). Whatever China does, Tibet will still demand its freedom. *Observer*. Retrieved November 23, 2010, from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08/mar/16/tibet.china>.
- People's Daily Online (2008, May 26). A special lecture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People's Daily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3, 2010, from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001/90780/91342/6418410.html>.
- People's Daily Online (2008, August 10). What do we display to the world in the Olympics. *People's Daily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3, 2010, from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001/90780/91345/6470797.html>.
- People's Daily Online (2008, December 3). Orientation and path of reform & opening up entirely correct. *People's Daily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3, 2010, from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001/90780/91342/6545553.html>.
- People's Daily Online (2008, December 12). The glory of the Olympics. *People's Daily Online*. <http://english.people.com.cn/90001/90780/91345/6473401.html>.
- The Pew Global Project Attitudes (2008, July 22). The Chinese celebrate their roaring economy, as they struggle with its costs near universal optimism about Beijing Olympics. *The pew global project attitudes*. Retrieved November 23, 2010, from <http://pewglobal.org/reports/pdf/261.pdf>.
- Pound, R. (1994). *Five rings over Korea: The secret negotiations behind the 1988 Olympic games in Seoul*. Boston: Little Brown.
- Rorty, R. (1993). Human rights, rationality, and sentimentality. In S. Shute & S. Hurley (Eds.), *On human rights: The Oxford amnesty lectures 1993* (pp. 111-134). New York: BasicBooks.
- Sarantakes, N. E. (2010). *Dropping the torch: Jimmy Carter, the Olympic boycott, and the Co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iller, K., & Young, C. (2010). *The 1972 Munich Olympic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German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enn, A. E. (1999). *Power, politics and the Olympic games*. USA: Human Kinetics.
- Shue, H. (1996). *Basic right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B. (2007, May) Summer games: Beijing's image campaig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7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 Taipei Times (2008, April 15). Beijing claims weapons discovered in monastery. *Taipei Times*, p. 1.
- Tang, T. H. (Ed.) (1994).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London: Pinter Press.
- Tibetan Youth Congress (2008a, July 28). TYC launched indefinite fast for Tibet – without food and water. Retrieved November 23, 2010, from <http://www.tibetanyouthcongress.org/day1.html>.
- Tibetan Youth Congress (2008b, July 28). Tibetan people's mass movement: No Olympics in China until Tibet is independent. Retrieved November 23, 2010, from <http://www.tibetanyouthcongress.org/day1.html>.
- Tibetan Youth Congress (2008c, August 21). Hunger strikers battle out day 6 as their health gets critical. Retrieved November 23, 2010, from <http://www.tibetanyouthcongress.org/3-day06.html>.
- Tomlinson, A. (2008). Olympic values, Beijing's Olympics games, and the universal market. In M. E. Price & D. Dayan (Eds.), *Owning the Olympics: Narratives of new China* (pp. 67-85). US: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 Tu, W. (Ed.) (1994).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lters, G. (2006). *Berlin games: How hilter stole the Olympics dream*. London: John Murray.
- Wagg, S., & Andrews, D. (2006). *East plays west: Sport and the Cold War*. London: Routledge.
- Wang, Y. W. (2008).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16, 257-273.
- Worden, M. (Ed.) (2008). *China's great leap: The Beijing games and Olympian human rights challenges*.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 Xinhua (2008, March 25). *Backgrounder: Hhistorical facts of Tibet*. Retrieved November 23, 2010, from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8-03/25/content_10080334.htm.
- Xinhua (2008, September 29). *Beijing Olympics showcases a mature China*. Retrieved November 23, 2010, from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8-09/29/content_10132319.htm

Xu, G. (2008). *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U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Zhang, L. (2008, August 3). Time to stop criticising China –
we've already come so far. *Observer*. Retrieved

November 23, 2010, from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
2008/aug/03/china.olympicgames20081](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08/aug/03/china.olympicgames20081).

收件：99.12.14 修正：100.03.01 接受：100.07.26